唐诗与唐史

经冬复历春：从中宗复位到睿宗反正

一母同胞的两种抉择

□ 吴 鹏

中宗李显、睿宗李旦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三子、四子，他们在高宗驾崩后先后登上皇位，又接连被母亲武则天废黜，在武则天退位后接力二次登基。人生之大落大起，可谓“经冬复历春”。

面对武则天改唐为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，兄弟二人在施政风格上各有千秋，后世评价有高下不同，中宗有昏聩之称，睿宗有睿智之名。但无论昏聩还是睿智，兄弟二人都是推动唐朝在继承高宗武则天遗业的基础上，找到新的前进方向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回到永淳

神龙元年（705）正月二十五，太子李显借助张柬之、崔玄暐、桓彦范、敬晖、袁恕己五位大臣发动的“神龙政变”，重新登上皇位，是为中宗。二月初四，中宗下诏“复国号曰唐”，将政治文化礼仪制度全部改回到高宗永淳时代，此举可以视为对母皇武则天武周时期的彻底否定。

人事上的变更体现了全面否定武周的政治路线。中宗任命张柬之为宰相兼夏官，即兵部尚书，崔玄暐为内史即中书省长官中书令，袁恕己进入宰相班子，敬晖、桓彦范并为纳言，即门下省长官侍中，等于将朝政全部交于五人打理。

张柬之等五人虽然能断大事，但缺少远见和气度，不但未能及时清洗武三思等诸武势力，而且未把其他高级官员团结起来，宰相姚崇、韦承庆、房融等人被贬官外地或除名流放。“崔神庆、崔融、李峤、宋之问、杜审言、沈佺期、阎朝隐等皆坐二张（武则天男宠张昌宗、张易之）窜逐，凡数十人”，其中李峤、崔融等人仅仅是与二张有所交集，并非死党，亦一同被贬。

在数十名文士中，尤以杜审言、宋之问等人的贬逐地最远，贬斥时间最长，境遇最为悲惨。杜审言南下横渡湘江时，写下《渡湘江》：

迟日园林悲昔游，今春花鸟作边愁。

独怜京国人南窜，不似湘江水北流。

时值春回大地，花鸟迎人。湘江北去，诗人眼望滔滔湘江水朝着与他相反的方向流去，怀念长安，追思昔游，悲苦愁绪一触而发。

这种情绪并非杜审言一人独有，其他南贬逐臣的诗作亦呈现出哀怨低沉的情调。房融《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》有言“零落嗟残梦，萧条托胜因”；韦承庆在《南行别弟》中写道，“落花相与恨，到地一无声”，《凌朝浮水旅思》则言“羁望伤千里，长歌遣四愁”；阎朝隐在《度岭二首》中更是直抒怀抱，“回首俯眉但下泪，不知何处是乡关”。

宋之问途径大庾岭岭北驿站时，亦曾写下《题大庾岭北驿》：

阳月南飞雁，传闻至此回。

我行殊未已，何日复归来？

江静潮初落，林昏瘴不开。

明朝望乡处，应见陇头梅。

大庾岭是南方最大的横向构造山脉‘五岭’之一，地处江西大庾，岭上多生梅花，又名梅岭。大庾岭与其他四岭共同分界长江水系、珠江水系，有十月北雁南归至此，不再过岭之说。宋之问在大庾岭岭北驿站，眼望苍茫山色，遥想长天雁群，想到过岭之后一岭之隔，便与中原咫尺天涯，贬谪失意的痛苦，怀土思乡的忧伤一起涌上心头。黄昏已至，大庾岭脚下的章江江潮初落，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；树林间瘴气缭绕，迷蒙的景象又平添诗人心中惆怅。乡关何处，望眼难寻；前路如何，难以预料。诗人只能借用南朝萧梁陆凯‘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；江南何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’的典故，祈愿明天早晨踏上大庾岭岭头回望故乡之时，能够看到陇头梅花。

宋之问继续南下，几个月后到达端州（今广东肇庆一带），住进出发较早的杜审言、沈佺期、阎朝隐、王无竞等人曾住过的驿站。宋之问见诸人在驿站墙壁上所题诗作，感慨万千，写下《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》：

逐臣北地承严谴，谓到南中每相见。

岂意南中歧路多，千山万水分乡县。

云摇雨散各翻飞，海阔天长音信稀。

处处山川同瘴疠，自怜能得几人归。

诗人们集体从北方贬到南荒，本以为能彼此作伴，经常见面，却没料到南方各地是万水千山，相隔重重。杜审言流放峰州（今越南河内西北一带），阎朝隐贬崖州（今海南海口一带），沈佺期谪迁驩州（今广西崇左一带），宋之问的贬所则为泷州（今广东罗定一带），相距悬远，音信不传。南方的瘴气更让宋之问有九死一生的畏惧，比他早一年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当地。

此时满怀愁绪的宋之问不会料到，就在他愁肠满腹时，长安朝堂已经不似章江水面那般波澜不惊，而是暗流涌动。中宗对张柬之等五人的态度，正在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。遭贬逐诗人们的政治命运，不久将因之而发生重大转折。

诗酒荒唐

二次登基的中宗很快发现，经过母皇武则天十六年的治理探索，唐朝的政治文化礼仪制度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，普通地主出身的读书人已经不可阻挡地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构成。在这种态势下，“回到永淳”实属不可能。而掌控朝政的张柬之等五人，似乎又在对他的皇权形成限制，类似当年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贵族对高宗的包围。

无法将制度扭转回父皇高宗时代的中宗，在政治策略上开始向父皇学习。一如父皇启用母皇武则天，提拔重用李义府、许敬宗等新贵的操作手法，中宗开始让皇后韦氏介入前朝政治，有意重新启用武三思，引入外戚势力对抗张柬之等五人的相权，平衡五人震主高功，重振皇权。

然而，当年高宗能够绝对掌控武则天和许敬宗、李义府等人，而韦皇后的野心和武三思的跋扈，中宗却无法制约。

武三思察觉到中宗政治态度的变化，迅速采取动作，通过韦皇后把中宗拉到自己这边。中宗“遂与三思图议政事，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”。不久，张柬之告老还乡，另外四人也被贬到地方。

贬黜五人后，武三思“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，不附武氏者斥之，为五王所逐者复之，大权尽归三思矣”。当年“云摇雨散各翻飞”的诗人们，也因缘际会，从南方荒蛮回到长安宫廷。宋之问北归途径汉江时，欣然赋诗《渡汉江》：

岭外音书断，经冬复历春。

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

捱过经冬历春的漫长时间后，诗人贬谪期间的憋屈，不久就在诗酒唱和的宫廷欢宴上得到尽情释放。中宗“广置昭文学士，盛引当朝词学之臣，数赐游宴，赋诗唱和”，通过大兴文治安定朝局。欢宴上，固然有诗词佳作迭出，但更多是寻欢作乐。

景龙二年（708）十二月二十九，中宗设宴宫中，酒酣耳热之际，要为夫人去世多年的御史大夫窦从一介绍良配。窦从一连连答应，内侍从后宫引出一盛装打扮女子。中宗让女子和窦从一并排坐下，又命窦从一“诵却扇诗数首”。

唐代婚礼上，新娘卸妆去掉花钗后，要用扇子遮住芳容。新郎需吟诗才能让新娘挪开扇子，是为“却扇”和“却扇诗”。窦从一“却扇诗”吟罢，女子拿开金丝团扇，摘下花束金钗。众人定眼一看，原来是韦皇后年迈的老乳母王氏，“上与侍臣大笑”，中宗当即封王氏为“莒国夫人，嫁为从一妻”。

韦皇后将乳母嫁给窦从一为妻，虽不无荒唐，却也是她效仿婆婆武则天介入前朝政治的重要手段。中宗二次登基后，韦皇后要效仿婆婆武则天当上女皇，中宗“渐畏之”。大臣裴谈有惧内之名，内殿宴饮时有伶人作《回波词》曰：

回波尔时栲栳，怕妇也是大好。

外边只有裴谈，内里无过李老。

《回波词》是六言绝句，起句均以“回波尔时”四字。伶人所作《回波词》言中宗韦皇后乾坤颠倒，韦皇后听到不仅不自省，反而“意色自得”。

想当女皇的不止韦皇后，还有安乐公主，她倚仗父皇撑腰，干涉朝政，“宰相以下多出其门”。在中宗的纵容下，安乐提出非分之想，“自请为皇太女”，中宗“虽不从，亦不谴责”。景龙二年（708），安乐要求将昆明池赐予她。中宗不同意，安乐就强抢民田另外开挖湖泊，取名“定昆池”。

定昆池修建完毕后，安乐请父皇去参观。景龙三年（709）八月二十一，中宗带文武百官赴定昆池一游，“从官皆预宴赋诗”，拍马溜须。只有大臣李日知作诗“独存规诫”，诗中写道“所愿暂思居者逸，莫使时称作者劳”，有识之士纷纷为其点赞。中宗弟弟相王李旦二次即位后，还专门就此事表扬李日知，“向时虽朕亦不敢谏，非卿亮直，何能尔”！

中宗时期，李旦虽谨小慎微，不敢多言，但他是中宗之外唯一流淌着天皇高宗和天后武则天血脉的儿子，已经让中宗韦皇后颇为猜忌。李旦和李隆基等五个儿子住处紧挨隆庆池，景龙四年（710）四月，有风水大师指认隆庆池有天子之气。中宗就在四月十四亲自到李旦家里做客，在隆庆池上划船，表演大象杂耍，欲用天子之身和大象体重压制隆庆池里的天子气。宴饮上，中宗与群臣酩酊大醉，让学士作《回波词》，谏议大夫李景伯独为箴规语，作诗曰：

回波尔时酒后，微臣职在箴规。

侍宴既过三爵，喧哗窃恐非仪。

李景伯劝中宗酒不过三巡，寻欢作乐时注意天子身份。中宗不悦，起驾回宫，不料却在后宫迎面直击妻女的磨刀霍霍。要当女皇和皇太女的韦皇后、安乐公主，认为只要中宗驾崩，她们就能顺利上位。她们在饼中加入剧毒，中宗一口下去，于六月初二毒发身亡，终年55岁。

初步拨乱

中宗驾崩后，韦皇后秘不发丧，掌控一切，李旦完全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。形势危急，李旦三子李隆基在姑姑太平公主的支持下，以拥立李旦登基为号召，于六月二十发动政变，斩杀韦皇后、安乐公主，是为唐隆政变。

唐隆政变后，李旦被儿子和妹妹扶上皇位，是为睿宗。七月二十七，睿宗立李隆基为太子，在此前后又把姚崇、宋璟调回朝廷任宰相，对混乱朝政进行系统整顿。睿宗的策略是，顺应高宗武则天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，尤其是普通地主经济力量上升的势头，尊重普通地主出身官员逐步成为主体成分的官员队伍格局，全面继承高宗武则天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探索成果，同时对武则天后期和中宗时期的弊政进行调整，逐步廓清唐朝的前进方向。

在睿宗的支持下，姚崇、宋璟‘进忠良，退不肖，赏罚尽公，请托不行，纲纪修举’，当时‘翕然以为复有贞观、永徽之风’。但很快，姚宋革除弊政的努力受到太平公主的阻挠，太平‘权倾人主，趋附其门者如市’，与太子李隆基共掌朝政，睿宗处理军国重事都要依次征求儿子和妹妹的意见。太平在长安周边广占良田美池，修建私人别墅山庄。中晚唐时期韩愈的《游太平公主山庄》一诗，曾对此有过展现：

公主当年欲占春，故将台榭压城闉。

欲知前面花多少，直到南山不属人。

太平竟‘欲占春’，要独自霸占春天，用广袤的私家庄园圈住长安春色，以至其豪华气派压过皇城宫阙。‘独’‘压’将公主的炙手可热烘托到极致。诗人不问公主山庄规模大小，而问‘花多少’。一路看花花不尽，直到终南山‘不属人’之处方是山庄边界。诗人表面看似惊叹夸耀，内里却是对公主骄横贪婪的深深嘲讽。

当年的太平不仅在生活上奢靡无边，在权欲上更是欲壑难填。太平发现李隆基不容易控制后，竟然在景云二年（711）正月公然召集宰相班子开会，提出更换太子的主张，遭到姚崇、刘幽求、郭元振、张说等宰相集体反对。姚崇宋璟为维护政治稳定，建议睿宗将太平送到洛阳安置。不料消息走漏，太平赴睿宗处大肆哭闹。睿宗迫于太平的压力，将姚崇宋璟贬斥出京，刚有眉目的治理整顿被迫停止。

睿宗头脑清醒，聪敏睿智，他即位后重用姚宋，颇想有番作为，但早年先当皇帝、后降皇嗣、再封相王、又二次登基的起伏经历，养成了他韬晦淡泊、与世无争的性格。因此，他在面对挫折时就有意逃避，遂不顾太平的强烈反对，于景云三年（712）七月二十五传位给太子。八月初三，李隆基即位，是为玄宗，改元先天。

玄宗虽然即位，但宰相班子被太平掌握，形成七名宰相中五人出自太平之门的局面。双方矛盾日益激烈，太平计划在先天二年（713）七月初四发动政变除掉玄宗。提前得知消息的玄宗以快打慢，在七月初三夜里抢先动手粉碎太平集团。太平跑路到终南山寺院，三天后下山，赐死家中。太平家产被抄，‘财货山积，珍物侔于御府，辎牧羊马、田园息钱，收之数年不尽’。韩愈《游太平公主山庄》诗中的太平终南庄园，被玄宗分别赐给宁、申、岐、薛四王。

经过中宗的反复折腾和睿宗的拨乱反正，唐朝这艘大船初步明确了往哪个方向继续前行的问题。但方向的廓清并不意味着现实问题的立即解决。

从武则天时期到睿宗年间，唐朝几乎四面八方全面开战，东北契丹在崛起，北方突厥开始复兴，西南吐蕃国力进一步增强，且有和正在从西亚向中亚扩张的大食联合夹击唐朝的迹象。唐军府兵制度日渐瓦解，需要重塑军事体制提高战斗力应对边患；经济重心日益南移，亟需重构漕运体系转运南方钱粮支撑北方国防。

这一切，只有留给武则天的孙子、中宗的侄子、睿宗的儿子——唐玄宗李隆基了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）

北京颐和园，《红楼梦》故事彩绘。 视觉中国供图

黛玉

□ 立 翁

黛玉进贾府时有多大？最近读周汝昌先生《红楼梦新证》，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个“重要问题”，而过去几乎从未想过，黛玉的形象，始终就是宝玉第一次见到她时的那个样子：

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态生两靥之愁，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。

那一回书里并没有直接的交代，只有‘年貌虽小’等语，但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周汝昌说她六岁，初时不信，再把原书前后翻过，她果然只有六岁！

《新证》第六章《红楼纪历》，根据书中前后线索考证；‘八十回原书自宝玉降生，至此（第八十回）为止，计共十五年’，前六年乃序引性质，正写者整九年间之情节”。所以，宝黛初会时宝玉七岁，黛玉六岁，到第八十回宝玉十五岁，黛玉十四岁。

但还是感觉不对劲儿，觉得黛玉不该那么小，总应有十三四岁才行。我还想辩一辩（除另注，引语均据程乙本）：

其一，看样貌。同一回写差不多大小的贾府三春，迎春“肌肤微丰，身材合中……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”，俨然大姑娘了；探春“削肩细腰，长挑身材……文彩精华，见之忘俗”，这话也似不该用在小女孩身上；只是到了更小的惜春，才说‘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’。如果黛玉六岁，而探春小于黛玉，则最多五六岁，惜春更小，算四五岁吧，如何四五岁的惜春便‘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’，而五六岁的探春却已‘削肩细腰，长挑身材’了呢？

其二，听声口。黛玉见过贾母，便随邢夫人去见大舅舅贾赦。邢夫人苦留吃饭，黛玉笑回道：‘舅母爱惜赐饭，原不应辞，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领了赐去不恭，异日再领未为不可，望舅母容谅。’黛玉固然有良好家教，且随贾雨村念了一年书，但如此举止言谈，恐也非六岁女孩可有。

其三，参别人。书中交代，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：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，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，亦是自幼随身的，名唤雪雁，‘贾母见雪雁甚小，一团孩气，王嬷又极老’。且不说十岁的雪雁‘一团孩气’，而六岁的黛玉‘通身气派’，偏就如上那般，单说王嬷嬷在‘鬓发如银的老母’贾太君（按汝昌先生所考，贾母那年应为七十二岁）眼里既已‘极老’，年龄恐怕至少在六十几岁以上，若黛玉此刻六岁，那王嬷做奶娘时已经五十大几岁了。姑且不管生理上可能性的大小，仕宦大家给孩子找奶娘，自然应选年青壮健的，怎么会找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呢？

到底是雪芹先生写错了，还是汝昌先生读错了呢？

其实二公都没有错。这样一部大书，人物众多，情节纷纭，自然要有一个时间之轴，雪芹先生按时间之轴来安排情节，汝昌先生按情节来推算时间之轴。

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情节按时间演进，而人物形象性情却早已‘定格’，并未严格‘与时俱进’。书中主要人物，都是一出场时交代其形象，而此后冬去春来、花开花落，却绝少提到他们有什么改变。特别是作者寄寓无限情思的宝黛，‘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’，其形象虽历千古而不变。雪芹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六岁的黛玉应是个什么样子，林黛玉，在他和宝玉的心中眼中，一开始便是‘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似一朵轻云刚出岫’。

第四十五回黛玉自己说“我长了今年十五岁”，以我的阅读记忆，这是黛玉唯一的一次自报年龄。妄揣开来，这未必不是雪芹先生的一个“为难”或者“狡猾”处：按情节，黛玉不得不六岁进贾府，而按艺术构思，她却不得不是花季少女，明知“不合”，只好含糊了。

将六七岁男童女童写成一副翩翩少年、花季少女的样子，这样处理会不会影响作品的逻辑严谨性与艺术可信性呢？

完全不会。

宝黛故事，可以是十几年的人生经历，也可以是转瞬间的南柯一梦。他们不仅形象不变，心理性情也自始不变。宝玉就算长到一百岁，也还是会斥‘仕途经济’为‘禄蠹’；黛玉就算长到一百岁，也绝说不出让宝玉‘入家塾’‘中乡魁’那些‘混账话’的。正是‘读腐了书’的高鹗之辈，无意续貂甚至有意篡改，在后四十回里试图改变这部书的尖锐批判性质。这一点，汝昌先生屡屡论及，批得痛快。

《红楼梦》人物的年龄，或许还真未必那么‘相合’，不同版本也容易在这个问题上生异。黛玉之父林如海，程乙本前面说他‘年已四十’，后边自道‘年将半百’，程甲本则分别是‘年已五十’‘年已半百’。

清乾嘉间周春著《阅红楼梦随笔》，算得上最早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者，说‘究之总是半真半假，悟此方可阅此书’，此正是雪芹先生所谓‘假语村言’。读这部大书，不可处处看得太‘实’，太‘实’往往流于‘死’。黛玉六岁进贾府，这是研究者的结论，阅读欣赏者若是心中存了个‘六岁小黛玉’的影子，便恐不免有唐突颦卿、亵渎妃子之嫌了。

博 览

在河西画像砖上窥探古人生活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画像砖，是模印或刻画的有画像或花纹的砖。中国的画像砖历史，从战国到宋元，持续绽放了十几个世纪。工匠们在塑造这些画像砖的时候，把现实生活作为蓝本，融入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在“仙凡幽明之间”映现古人精神和物质生活。

5月21日，“图画众生——河西画像砖上的古人生活”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，展出河西走廊地区的彩绘画像砖258件（套）。神仙异兽、桑蚕农耕、出行射猎、宴饮起居、百戏娱乐、服饰车舆、建筑居所……一砖一景、一砖一画，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人的生活。

采桑画像砖。

唐人伏羲女娲像立幅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。

展厅现场。